

這半年來，我們開始在一起學習《華嚴》，昨天我檢查我們的進度，第一卷快要講完了，大概還有三次可以結束。而這一卷我們用了半年的時間，所以想到全經有八十卷，如果依照弘一法師教導我們的方法，八十經我們學習到五十九卷，然後接著學習貞元本的四十卷，這就九十九卷，篇幅是很大。九十九卷經，如果一卷需要半年，差不多也是五十年講完，所以往後的進度勢必要加快，否則時間拖得太長了。可是如果講得太快、太簡單，又恐怕聽的人不得利益，這也是個難處。現在這種講法，聽眾很歡迎。所以往後這個經文，我想著容易懂的部分，不是太重要的部分，或者是理論境界太高深，我們無法契入的這些部分，我們的進度要加快。對於現前修行、生活有真實的利益，大家能夠能解能行，幫助自己提升境界，這一部分的經文我們可以細講。只有用這個方法，可以把進度加快。

學習的同修當中，有不少人對於什麼叫《八十華嚴》、什麼叫《四十華嚴》，還辨別不清楚。其實這樁事情，我們在講經題的時候，就已經交代清楚。《華嚴經》的原本只有一種，世尊沒有重複講過，不像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曾經多次宣講，所以梵文的原本也不完全相同。可是《華嚴》只有一種本子，因為分量太大，經典上記載總共有十萬頌。印度人計算篇幅大小是以偈頌為單位，一偈或者說是一個頌，都一樣的意思，是講四句，四句為一個單位，偈頌也好、長行也好、密咒也好，四句做為一個單位，所以這一個單位裡面，字數多少並不相等。全經總共有十萬頌，也就是說四十萬句，可見得這分量之大。

這麼大部的經典，它分裝的冊數一定相當之多，尤其在古代，經典是寫在貝多羅樹葉上，那個時候紙沒有發明。這個樹葉有相當的厚度，我相信許多同修們都曾經見過，各地大的圖書館、博物館，有很多收藏著貝葉經典，有機會可以去看看。將樹葉裁成一片一片的，兩頭打兩個洞，用線穿起來，穿起來就成冊。通常一面大概寫四行，頂多寫六行，兩面寫。諸位想想，這四十萬句需要多少貝多羅樹葉來書寫，把它穿訂成冊，在我們想像當中這一部書，今天大型的卡車，一卡車恐怕都裝不下。分量多了容易散失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們現在自己藏書，如果這一套書有幾十冊，就很容易散失。所以《華嚴經》傳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是一個殘缺的本子，不是完整的本子，完整的本子我們中國人，這說中國古代的這些高僧大德沒有人見過。晉朝時候傳來的，只有三萬六千頌，諸位想想，十萬頌傳到中國來只有三萬六千頌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都遺失了。可是這一部分傳來，中國人依舊把它翻成華文，總共六十卷，我們今天稱為《晉經》，稱為《六十華嚴》；《六十華嚴》算卷數，中國翻譯的卷數，六十卷。現在這個經還有流通，讀的人比較少。

第二次是在唐朝證聖年間，武則天執政的時候，實叉難陀大師從西域也帶了《華嚴經》。這次帶來的比上一次增加九千頌，總共有四萬五千頌，還是不到一半，可是比前一次翻譯的多了不少。這是第二次翻譯，翻成之後裝成八十卷，我們現在稱的《八十華嚴》。雖然這個經文，只有一半還差一點，五萬頌才是一半，四萬五千頌，可是《華嚴經》大致的意思能夠看得出來。我們現在讀《華嚴》，有的時候讀到那一段經文沒有了，想想應該還有意思沒講完，怎麼突然沒有了，經本來到中國殘缺，所以常常有這個現象。可是《華嚴經》的梵文原本已經失傳，在全世界都找不到，今天保存最完整的，依舊是華文的譯本。

以後在唐德宗貞元年間，印度有個小國國王，對中國皇帝送了一些禮物來，從前叫進貢，進貢就是送禮物。禮品裡面有一部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非常珍貴，這品經居然是完整的，沒有缺頁，太難得了！所以當時由印度的高僧般若法師負責譯成華文，總共四十卷，我們稱《四十華嚴》。實際上，《四十華嚴》就是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這一品經就四十卷。這品經在《八十華嚴》裡面它佔了二十一卷，二十一卷跟四十卷比差不多是一半，這非常明顯能看得出來，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唐朝時候的本子缺了一半，貞元年間這才補出來。所以現在《華嚴經》每一品都有缺文，唯獨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是個完整的。所以弘一大師教給我們讀誦的方法，是讀《八十華嚴》讀到第五十九卷，因為四十卷就是《行願品》，四十卷我們就採用貞元本子，完整的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這樣合起來九十九卷，這是弘一大師教給我們讀誦的方法。

八十經翻成之後，朝廷請澄觀法師，就是清涼國師，給這個經做註解，這個註解叫《疏》。《疏》做成之後，當時一些人還感覺得太深，唯恐後學依舊不能夠解其義，所以清涼非常慈悲，又做《隨疏演義鈔》。「疏」是註解經，「鈔」是註解疏，換句話說，註解的註解。這樁事情做得好，對於後人學習《華嚴》有很大的幫助。但是《四十華嚴》，清涼只有《疏》，沒有《鈔》，可是如果從《八十》，從頭一直讀下去，對於《四十疏》也就能看得懂，因為有前面五十九卷的基礎，再讀《四十疏》不會感覺到困難。

幾乎是在同時一個時代，李通玄居士，後人稱他為李長者。這個人在傳記裡面記載，他是皇族，唐朝人，他沒有出家，但是他一生過著清心寡欲修行的生活，境界也非常之高，神通感應都不可思議，我們在傳記裡面讀到。他也發了個心，要給《華嚴經》做個註解，這個故事我相信諸位都相當熟悉，他所註的叫做《華嚴合論》

。現在這兩家的註解，成為研究《華嚴》必須要具備的參考資料。而這兩家註解的方式不一樣，清涼是依照經文，一句一句的來註解，這叫「疏鈔」；李長者註解的方法，不是一句一句解釋，是一個大段、一個大段，這一大段裡面有些什麼意思，這是「論」的方法，論就是討論，不是一句一句的，一個大科、一大段發揮它的重點。所以我們學教的人，「疏鈔」對我們的幫助很大。可是對於真正修行人來講，他不需要這麼囉嗦，嫌一句一句講解太麻煩，喜歡「論」；也就是喜歡重點的提示，不喜歡一句一句的來講解，那太耽誤時間。所以一般宗門參禪的人，非常喜歡《合論》；當然研究教的人，講經的法師們，一定喜歡《疏鈔》。論有論的優點，疏鈔有疏鈔的好處。

到清朝早期，福州鼓山湧泉寺的方丈道霈禪師，他把《疏》、《論》給它合起來，這也是一個很難、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因為《疏》跟《論》旨趣不一樣，怎麼能夠合得起來？他把它融合了，所以就做成《疏論纂要》。現在這個書，諸位手上都有。《疏論纂要》，對我們學《華嚴》，初學的人來說很有用處，我們很喜歡。可是要真正深入，還是要讀全部的《疏鈔》，跟李長者全部的《合論》。《纂要》可以說，只是把《疏鈔》跟《合論》裡頭的精要部分，把它會集在一起，便利於我們初學；真正深入，一定要讀原疏、原論。這是我們學《華嚴》，這些常識不能不知道。

修淨土，對於淨土宗的典籍一定要很熟悉。淨土依據的典籍，諸位曉得「五經一論」，這六種，每一種的性質都要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我們的修學才有下手之處。淨宗經論是以《無量壽經》為主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可以說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補充；《阿彌陀經》主要是勸信、勸願。佛在那裡給我們三次勸願，勸我們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；勸信十方佛，在羅什的譯本是六方，每一方到末後都教給

我們「當信是經」，勸我們信，這就六次的勸勉；世尊在這裡面也有兩次勸勉，勸我們相信。八次勸信，三次勸我們發願，真正是苦口婆心，我們懂得它的性質。所以許多人，以《彌陀經》做為早晚課，很有道理。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可以說是淨土宗的《心經》。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也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補充。《無量壽經》大家一展開經文，「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」，普賢大士之德是什麼？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十大願王，就是補充普賢大士之德，淨土的典籍就圓滿了。《往生論》，天親菩薩他的修學心得報告，可以做我們的示範。所以這些總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們才有下手之處，才能讓人堅定信心，真正做到不懷疑，然後勸他不夾雜、不間斷，決定有成就。